



失去的祖国

維里斯·拉齊斯著 林耘譯

失去的祖国

維里斯·拉齐斯著 林耘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失去的祖国

〔苏〕 維里斯·拉齐斯著

林 耘 譯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8号

天津第一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850×1168 1/32 10 1/8印張 6 擇頁 237,000字

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价(4)0.95元

內 容 提 要

大洋洲坡里內西亞的一个名为里貢达的偏远富庶的島嶼上，生活着一个尚在原始社会阶段的和睦的，无忧无虑的土著部落。这部落里的一个聪明、純朴、正直、热情的青年阿科，被偶然发现該島的殖民主义者擄去，在资本主义人吃人的社会里度过了許多年颠沛流离、备受折磨的生活，但也結識了一些不滿意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充滿了反抗精神的正直的人們，他从他們那里获得了文化知识，汲取了最先进的世界观。后来他回到被殖民主义者蹂躪的故島，領導本部落的人民展开了可歌可泣的反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他們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成績，后来虽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暂时失败了，阿科再度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和家庭，但他并没有灰心失望，而是更加奋勇地把毕生的精力直至生命献給了为殖民地人民求解放、为創造自由幸福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

作者在这本小说里，用辛辣的諷刺和对比的笔法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与伪善，同时以坚定而乐观的信心和飽滿的热情鼓舞着殖民地人民为打碎自己身上的枷鎖而奋勇战斗。

ВИЛИС ЛАЦИС
ПОТЕРЯННАЯ РОДИН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4

第一章

1

这天早晨，阿科悄悄地从茅舍里溜了出来，放下身后树皮编成的门帘，侧耳倾听了一会。他听见了睡梦中的人们的均匀的呼吸声和遥远的一种温柔的击拍声。这是浪涛的声音，是海洋在下边喧闹的回声。

阿科踮着脚尖，轻轻地走过了离他家最近的洛瓦伊家和曼高家的茅舍门口。这个青年的体格匀称的、稍向前倾的身材，叫人想起顺着贸易风吹去的方向摇晃着的椰子树干。不过在这儿，在这片椰林里，却看不出空气有纹丝儿波动。小伙子早就盘算好了，他该往哪儿走。尽管天还没有亮，他也知道前面有哪棵树的树枝擋着他的去路，他该在什么地方弯下身来。

椰林上空閃爍着星星。星星亮得很，因为天空还象夜间一样的漆黑和深邃。——这就是說，阿科沒有错过时间。今天他确信……他將要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的，无论父亲、无论吉达希都不知道的事情——是的，甚至于吉达希也不知道，尽管吉达希在这世界上活得比誰都久，这个島上誰都比不上吉达希聪明。

象嫩灌木枝似的又柔軟、又有彈性的阿科，穿过丛林笔直向山上爬去。峻峭的山峰高高地聳立在海濱的那些最高的椰子树頂上

面。这片丛林里的每一棵树、每一丛灌木、每一簇芦草他都很熟悉。有几株最老的树甚至还有它们的名字。但是过了一片香蕉林之后，林中小路就到了尽头，这时阿科只得胡乱地往前闖。山的陡坡就从这儿开始。阿科在山脚下站了一会儿，喘了喘气。他并不觉得累，只不过因为在这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可以使人觉得舒畅一些罢了；再说，为了要爬上这长满灌木的陡峭的山峰，也需要增添一点新的气力。

右边黑暗中传来淙淙的水声。这是一股瀑布在飞溅。它是岛上居民不可缺少的淡水泉。没有它，就象没有果实、没有鱼、没有鸟、没有太阳一样。阿科望了一下天空。他头顶上的天空还是那样昏暗，甚至如同午夜那般漆黑。大概在阿科没有爬上最高的山巅以前，天色还不会有什么改变。他又兴奋，又心急。他的心象被一阵海风吹进了瞌睡着的丛林似地颤动了起来。他紧张地被一股欢乐的力量推动着向前跑去。越往上走，那些树梢就越往他脚下黑黢黢的地方滑去，那片丛林就越沉越低，而他呢，却越升越高。到了灌木丛的尽头，岩石上出现了一些稀有的植物、青草和野花。接着连这些也不见了。阿科攀着光秃秃的石壁往上爬，好象一只巨大的鸟儿在树干上爬似地。石壁有着足够的斜度，人爬在上面还不致于失去重心。最陡的那一段大约有十到十二个人的身体那么长，过了这一段地方，山势就平坦了——出现了一小块直径不超过六步的平地。平地的中央，放着一块扁平的长满了苔藓的大石。那巨石又光又圆，仿佛是经过人的手磨成的。

这就是山顶了。

阿科爬上了这块滚圆的大石，久久地了望着下方。

他达到的地方是全岛的最高点。现在，一切的一切全都在他的脚下了。阿科挺直了身子，站在这个海岛、这座山、这片海洋和整个世界的最上面。所谓世界，只不过是眼睛看得见的全部地方

罢了，——当然也包括人所知道、所熟悉和想象得出的一切。在阿科和他的部落看来，世界就是这个海島，和环繞着海島的這一片辽阔的海洋，再加上天空与太阳，月亮、星星和云彩，——视觉和感觉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对于世界，阿科还联想到海水到底有多深，黑黢黢的探不到底的海洋的深渊下面到底有些什么秘密，生和死到底是个什么謎，以及许许多多他没有經驗过的和不能理解的奇怪現象。

难道这就是一切嗎？阿科不知道，可是他想要知道，所以他差不多剛过了半夜就起身爬到这高山上来了——这是他一生中的头一回。他还很年青，他在这一生中还只經過了十七次岁月的变化；可是他已經发育完全了，完全能够担任这个島上的成年男人所应该担当的一切劳动。阿科的赤裸裸的身体在星光下闪闪发亮，他那棕色里泛出金色的皮肤底下鼓着有彈性的、尚未发硬的肌肉。他站在大石块上，身材又高大、又匀称，象是艺术家亲手創造出来的一尊青銅雕象。他那長長的发亮的黑色头发垂在肩膀上，他那稍長的臉型也很端正，甚至照欧洲人的鉴赏标准來說，阿科也称得起是个美男子。

他那双黑黑的眼睛里有一股沉思的和耽于幻想的神色。他的腰間披着一条短短的用草叶穿成的圍腰，脖頸上挂着一串血紅的珊瑚石，这就是他的全部裝束。

現在全世界都躺在阿科脚底下。这个被当地居民称为“里貢达”的世界，是大洋中一座綠色的綺麗的花园。一个善于步行的人，不必过于匆忙，从日出到日落，就能繞着海島走一圈。阿科从山頂上看得見全島。这是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的一个橢圓形的突起物，帶着一圈发着白色的海岸，紧挨海岸長着一片片的椰子树，到处長滿了芦草。島上有山也有谷。島的周圍环繞着一片靜靜的、透明的淺水海湾。淺水海湾外边，仿佛防波堤似的，隆起着一

列高高的珊瑚礁，只在东方留下了一个、西方留下了两个进出口。珊瑚礁上，有些地方也高耸着一列列修整的椰子树。海湾里的水象是熔解了的银子似地闪着光；树和灌木的叶子在第一线晨光下窃窃私语着，颤动着；这时，给岛上居民挡风蔽雨的那些静静的茅舍，也象是在屏息静听从大海上远远走来的嘈杂的脚步声。不过，那些脚步从来也没有走到岛上，从来也没有人从辽阔无边的海洋和遥远的天际那边出现过。自从这岛上有人居住以来，他们就不记得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异邦人，曾经从水天相接的地方来到过他们这儿。有时候，岛上的男子们也曾试着乘船向水天相接的地方划去，可是总也划不到尽头。

有一次，阿科爬上了最高的一个小山岗，发现了从那里可以看见隐藏在比它矮些的小山岗后面的东西。于是他知道了，从较高的地方可以看得远些。从那一刻起，他就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抓住了，他想看黎明时太阳升起来的天边那面有着什么。也许，在那海天相接处的后面，有一座大房子，太阳住的房子，每天夜里，太阳就在那座房子里休息，就象岛上的居民在自己用芦苇盖成的茅舍里休息一样。

唯一能够看见这座房子的地方，大概就在那最高的山峰上吧。阿科犹豫不决和反复思索了整整一个月以后，才在今天夜里爬上了这个山峰。不过他算是白爬了一趟，从这儿看，跟从下面看，没有什么两样。从这儿，只能看见在那水天相接的地方，有一条遥远的薄雾朦胧的带子……此外就再也看不见别的什么了。天际开始呈现出一片红色，水天相接的地方露出了一轮燃烧着的太阳，那个地方的海水仿佛也燃烧了起来。太阳越往上升，离开天际线越远越宽的海面上也都燃烧起来了，燃烧的地带迅速地扩展着，渐渐逼近了海岛。先是珊瑚礁和椰子树的树顶，最后，整个海岸都辉煌在阳光里了。

阿科比島上的居民早一会儿看見了太陽。不過，假如山更高些，假如阿科爬上了比這更高的山巔，也許他就能看見太陽住的房子了吧？假使他坐上一只船，不停地向那世界邊緣的方向划去，比那些曾經這樣做過了的男人們划得更遠、更遠，那末，他也許就能划到太陽那里去了吧？

阿科坐在大石塊上，久久地眺望着遠方。他多么想到那邊去……到那遙遠的遙遠的世界邊緣去！“那兒有什麼？那兒到底還有什么東西沒有？難道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世界上的一切嗎？”

阿科又狠狠地發起愁來了。山下已經響起了人聲和鳥啼聲，生活開始活躍起來了……阿科的世界又為新的一天蘇醒過來了。小伙子站起身來，向山下走去。

2

島民的茅舍都集中在一起，不過一座座挨得並不很緊，而是排列成了一個內弧朝向東方海灣的半圓形。總共約有一百多座茅舍。

這是一些用蘆葦和熱帶植物的闊葉構成的簡陋的建築物。這兒，四季如春，茅舍不過是給人擋擋烈日的威風和熱帶的風雨而已。

阿科下山來的時候，女人們已經把椰子汁盛在果殼里，放在晒得發燙的石塊上熱好了。並沒有人發現阿科不在。有些人已經坐在門口鋪着的香蕉樹葉上吃早點了，他們的早點無非是些裹着樹葉在發燙的石塊上烤熟了的魚、樹上的果實和熱過了的甜蜜的椰子汁。

島民們棕色的健壯的身體，在早晨的太陽光下閃閃發光。傳來了孩子們的叫喊和男人們的說話聲，到處都傾瀉着清脆的歡樂的

歌声。这些歌沒有詞——歌声中只震响着天真的快乐，以及对于自身的存在和世界的美丽的感激。

这个小小世界的主人是已經被賦予了智慧的人，大自然慷慨地把美丽的乡土和生活中最必需的东西賜給了他們。

生活在島上美丽的自然环境中的人們，把自己跟花呀、鳥呀和住在海洋深处的各种生物看成是一样的。鮮艳的花朵、华丽的貝壳和珊瑚的碎片裝飾在他們的头发上、脖頸上、手上和腿上。男人們用鯊魚的牙齒做裝飾。全島的居民都非常听他話的老吉达希有一只最最美丽的貝壳，他喝什么都用这只貝壳，他还有一把用树根和树皮的細絲編成的大蒲扇。

年迈的和聪明的吉达希是这部落的酋長，他管理着里貢达的生活。从前，他年青的时候，制造最迅速和輕巧的船只很出名。現在，每一个要造船的人，都得去向他請教。他教給青年們怎样用魚和动物的骨头做成魚鈎、矛尖和捕捉大魚的魚叉。他在自己長長的一生中已經通曉了人所應該知道的一切，所以他能預見到明天的意外和需要。人們听从吉达希的劝告，每年在一定的季节采集果实，并且把果实晒干后貯藏起来；还把作貯藏用的魚也都晾干，因为雨季有时拖延得很長，海湾里的魚会被淡水毒死。吉达希同时还能預言，什么时候天气会变坏，那时島上的居民就沒有一个人会把船划到珊瑚礁以外去，而当暴风雨將要襲来的时候，都把自己的船拖上离海远远的岸上，紧紧地系牢在树干上。

这是一种簡陋的、朴素的、艰难的、但同时也是和睦的生活。里貢达人唱着快乐的歌，跳着环圈舞，迎接着新生的嬰兒，也是那样毫无悲哀地、快乐地送他們死去的親人們到地下王国去，那地下王国并不远，就在海湾里，珊瑚礁底下。他們不知道邪惡，他們跟人类灵魂中的阴暗和不良的品質无緣，因此他們一点也不知道死亡的痛苦与可怕；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另一些为他們所不知道的人

类，死亡的痛苦与可怕却是早已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脑海里，不能磨灭。在这儿，只有鲨鱼和章鱼是自然界的祸害，可是每一回，岛上的居民只要碰见了它们，总要和它们搏斗。有时向岛上袭来的狂暴的雷雨也是挺可恶和有害的，可是在那儿，在海湾底下，狂风暴雨的劲儿就消失了。当海岸上笼罩着夜幕，太阳就躲进了地下王国，和所有到那里去了的人一同休息到早晨；而到地下王国去的人呢，是为了能在那里十分幸福地继续他们在地面上中断了的生活。

里贡达离开所有别的海岛和大陆都十分遥远，所以岛上的居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还有别的世界和跟他们不同的生活。也正是这种遥远的距离，才使得岛上的这个部落能够照旧过着他们远古以来就已经习惯了的生活。

天际线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白色的船帆。也没有人期待着从那里出现什么。只有阿科这天夜里爬到了高山顶上，想要从那里望见世界的边缘。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3

“聶丽瑪……”阿科喊道，这时候他已经站在一个黑黑的姑娘跟前，她是到海滨来看岛上的男人们出发去打鱼的。“今天晚上，月亮升到山顶大岩石上边的时候，你跟大伙儿在一起吗？”

“我独自一个人到长着那棵老果树的小山岗后面去。”那姑娘回答道。她微笑着露出了两排好看的牙齿，优美的身子稍稍倾斜着。这姑娘说完了话，就迅速地挪动修长的、有弹性的两腿，隐没在附近的树丛里了。

“晚上我也到那里去！”阿科对着她的后影叫了一声。

回答他的是聶丽瑪的一阵笑声。阿科朝着她跑去的方向呆呆地望了好久。他很高兴世界上有这个聶丽瑪，他跟她见面的时候

感到很愉快。阿科觉得，她是这島上最美丽、最可爱的一个人。沒有哪一个姑娘走路的姿势有她这样漂亮，有她这样明亮的眼睛，有她这样清脆、柔和的声音，她的声音有时候象树林里的风声，有时象从凸出的岩石上傾泻下来的小瀑布的淙淙声。

看着她的模样叫人舒服。听着她的声音叫人欢喜。而当聶丽瑪和他并排走着，阿科用肘子輕輕地碰到了她那柔軟的肩膀时，他真想閉上眼睛，體驗體驗那种巨大的幸福，这是他在吃最好吃的果实，或者吃在滾燙的灰渣里烤熟了的野鳥时都沒有尝到过的。

阿科和他的弟弟奥涅阿迦同乘了一只船。奥涅阿迦还是个少年，父亲要阿科教弟弟做各种工作，阿科对这种信托感到很驕傲。他象他們的父亲奥諾从前教自己一样，教給弟弟怎样准备釣竿、怎样把魚从海水的深处引誘出来。

“上次洛瓦伊釣到的魚可多啦，”他們把第一尾魚拖出水面来的时候，奥涅阿迦說道。

“洛瓦伊是个好人，”阿科說。“要是我們今天也釣到很多魚，他不会不好意思地跑到灌木林里去躲起来的，他会来看我們釣了多少魚。他会微笑着說：‘你們今天釣的魚真不少呀’。”

“阿科，你的釣竿上有魚来吃食了！”

“把船掉过头来吧，划近一点。”

他們釣起了一尾尾又肥又大的魚。當他們从深水里拖起一尾特別漂亮的魚来时，奥涅阿迦快乐得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

“阿科，你瞧，魚鱗長得多漂亮！可以拿它們做一副新的項鏈了。”

“聶丽瑪比最漂亮的魚还要漂亮，”阿科想。“要是聶丽瑪愿意要，我就把这些魚鱗都送給她。这些魚鱗一个个都有手指甲那么大，閃射出来的五顏六色的光芒比蚌壳的里层还要好看。”

船仓里躺滿了魚，上面的魚可以从船舷上跳出去的时候，阿科

就不再釣了。

“喂——！”他叫了一声，隔了一会儿，海湾的对岸傳来了回声。
“喂——！洛瓦伊——！曼高——！”

“喂——！”别的几只船上回答他。那是阿科的朋友們。一只只漁船順着海湾上透明的水面滑向岸边。曼高是个跟阿科同年岁的青年，唱起了一首关于客蓄的老头——水鬼的歌，歌里說，客蓄的水鬼不讓人家去捉他的魚，可是岸上的居民很聰明，拿好話說动了生气的客蓄鬼，載了滿滿的一船魚回来了。于是老人們就坐在火堆边把魚燒熟，青年們就在綠树濃蔭下唱歌和跳舞。大家都很快快乐。

别的船上也接着唱起来了。青年們的歌声在海面上远远地傳开了去。島岸上也象回声似地唱起了妇女們来迎接他們的歌声。

人們唱着歌，把漁船拉到岸上，并且在歌声下分配了捕到的魚。风从海上吹来了波浪所奏的柔和的曲子，森林中的树木、脚下的沙子、鳥儿和人，好象都在給这个曲子伴奏。欢乐的感觉也表現在人們的臉上和动作里：他們用一种奇怪的舞蹈的步伐走着路，扭动着肩膀，他們的脚起落都有拍子——而且越来越快。他們仿佛被太阳和从泥土里散发出来的芳香所陶醉了似地，互相牽着手，旋轉着，抛擲着長矛。不一会，有人拿来了嗚嗚响的大海螺，有人拿来了竹笛，有人拿来了木鼓，有人拿来了骨头槌子。鳥儿惊奇地瞅着兴高采烈的人們。人們喧鬧得太厉害的时候，它們就飞了起来，远远地飞到海島的中心去了。

……阿科穿过丛林走去，丛林里的椰子树干被月光照得燦亮，長長的树影交錯地投在地上。海湾里的海水透过树木的空隙閃着銀光。阿科走到了小山崗上，聚精会神地向朦朧中瞅了一会。那株老果树，象一个矮小的、寬肩膀的、可尊敬的酋長似地，站在許多幼树中央。阿科看見了树蔭下有个姑娘的凝然不动的影子。她依

着树干，靜悄悄地站着，可是她全身都緊張着。青年一出現在小山崗上，聶丽瑪就跑掉了，从下面傳来了她輕盈的笑声和一陣快捷的脚步声。

他紧接着去追她。兩人一个跑一个追。眼看阿科就要追上那姑娘了，她猛一轉身比他先变换了一个方向，又跑远了。于是他也耍了个滑头，繞着道去追，想斜刺里把她截住。她猜到了阿科的詭計，灵巧地摆脱了他的圈套。沒关系，讓她跑去吧。聶丽瑪会是头一个跑累的。阿科用不着急急忙忙地去攆她，再說，他自己也很喜欢这场游戏。

聶丽瑪見阿科并不尽力来追，就放慢了脚步。小伙子正等待着这个机会，突然加快了脚步，一下子追上了姑娘，抓住了她的手腕，就再也不放松了。她不得不認輸。

“你答应了在老果树跟前等我的呀，”阿科說。

“我不过說，我自己要到老果树跟前来，”聶丽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你在树林里找什么来着？”

“我找一件东西，不过現在已經找到了。”

“你找的是一件好东西吧？”她調皮地看了他一眼說。

“是的，是一件好东西，”阿科微微一笑。“我們到那边树林尽头去坐一会儿吧。从那里能看到大海。坐下了我再告訴你。”

“我很想知道你找的到底是什么，”聶丽瑪說。兩人手携手穿过了香蕉林，不一会就来到了海岸边，这是島上向海洋里伸得最远的一角陆地。从这儿可以望見里貢达島向左右兩方竭力弯成弧形伸展前去的海岸风景，一方伸展到簇立着島民茅舍的海湾边，另一方伸展到活人不常去的宁靜海岸。那儿是死人的灵魂回到地面上来的登陆之处。据說他們每年兩次离开地下王国到海岸上来举行宴会。島上的居民知道这宴会要在什么时候举行，于是就事先把魚呀、水果呀、和盛着美味的果子酒的鉢子等送到宁靜海岸的树林

邊緣上去。喝了这种酒的人，立刻会觉得心爽神怡。

“阿科，你想对我说什么，你就说吧，”聶丽瑪提醒他。他們坐在地上，听着螃蟹在海岸上爬行的悉索声。这正是住在海水深处的这帮狡猾的东西爬到海岸上来閑逛的时候。

“月亮再圓兩次以后，里貢达的男人们就要动手盖一座新的茅舍了，”阿科开始說，“这座新的茅舍是替我盖的。我还同样会有一只新的船和一套新的釣魚家什，有自己的柱子来挂吃的，有自己的鉢子来盛喝的。那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跟我一块儿住在这座茅舍里，替我生着火，等着我打了魚回来。”

“是的，很需要这样一个女朋友。”

“阿科想知道，如果他請聶丽瑪到他的茅舍里去的話，她愿不愿意去。”

“聶丽瑪想知道，阿科会不会請她去。”

“阿科会請的。”

“聶丽瑪要考虑一下，阿科能不能做她最好的朋友。”

“她就考虑吧。阿科等她到明天早晨。阿科不走开，聶丽瑪在没有考虑好以前，也不要走开。”

过了一会儿工夫，阿科就問：

“聶丽瑪考虑好了嗎？”

“是的，她考虑好了：她跟阿科在一块儿比跟别人在一块儿好。”

“好极了，聶丽瑪肯住到阿科的茅舍里去，阿科可高兴啦。”

銀色的月光傾瀉在海洋上，傾瀉在睡熟了的海島上、椰子樹上、白色的海岸上和緊緊地依偎着坐在樹林邊緣的兩個青年人的身上。他們在怯生生的接觸中互相表示着愛情。他們默默地臉孔貼着臉孔，他們的眼光又嚴肅、又寧靜，充滿着崇敬。也許，這時他們的眼前閃過了他們未來的生活——充滿了孩子似的幻想、勤勉

的劳动、輝耀的阳光和风雨怒号的天气的生活……在这个生活中会有許多焦虑与痛苦,不过也有足够的快乐和幸福。

在这种半醒半睡的幻想状态中,时光不知不觉地飞逝。月亮落山了,最后的一些星星也消散了,东方的海面上閃耀出一片金色的曙光。

阿科和聶丽瑪的幻想被村子里傳來的一陣剧烈的喧嘩打断了。海湾边响起了一片激动不安的人声,茅舍里傳出了恐怖的叫嚷和惊惶的呼喊。

“你听見了嗎,阿科?”聶丽瑪跳起来問。

“出了什么事吧。”阿科說着,也跳起身来。

他們急急忙忙向村里跑去。

4

这天早晨,里貢达的妇女們忘記了在爐灶上生火,最怕餓的人也忘掉了吃早飯。沒有一只船出海。人們一齐拥挤在吉达希的茅舍跟前,圍着他們的酋長喧嚷着,对他,对也是忐忑不安地站在人群中間的別的長老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出了什么事啦?为什么大伙儿这样惊慌?”阿科問他的父亲。可是他父亲也是那样惊惶不安,沒有注意到儿子的問題,阿科不得不問第二遍。

奥諾向大海那边指了指,顫抖着声音說:

“瞧那边,大海上,珊瑚礁的外面……”

阿科抬头向远处一望,看見了离海岸几里路以外的一个大怪物,这就是使島民們惊惶不安的原因。島上的居民从来也沒有看見过这种家伙,連最古老的里貢达的傳說里也沒有提到过。这个奇异的龐然大物切断了天际綫,笔直向海島浮来。它不象船,也不象掉在海里的一株大树,更不象大魚和大鳥。不过,它还是比较象

一只会泅水的鳥，舒舒服服地張开着翅膀，讓风儿吹着它在水面上滑来。

“吉达希，这是鳥儿嗎？”好奇的人們抑制不住地問。“你看到过象这样的东西嗎？”

“从来也沒有看到过，”吉达希沉思地說。“也沒有听見父亲，甚至父亲的父亲說过，世界上有这样的东西。”

“我們怎么办呢？”島民們不安地問。

“我們等一等，看它会怎样，”吉达希決定道。“別叫喊，也別都挤在海岸边！假如它有耳朵的話，最好別讓它听見我們的声音。也許，它就会从旁边泅过去了。”

人們听从着吉达希的劝告，都离开了海岸，躲进离海岸較远的椰林中去了。可是，那个大怪物，大概已經听見了島上的人声，所以就逼近了珊瑚礁，它那模样也显得清楚起来了。現在它已經不太象会泅水的鳥儿，逐漸地变得象一只島民們从来也沒有造过的大船，它大到那种程度：有十只漁船那么長，有吉达希住的茅舍那么高，这个龐然大物的前后都長着茂盛的、張着翅膀的大树，就是这些巨大的翅膀乘着风儿，把这个怪物刮得在海面上飞驰。

“吉达希，我看見那上面有人！”阿科叫喊了一声。“許多人哪，他們在动。”

“大伙儿往树林里躲远点儿吧，”島上的首領說。

于是整个部落的島民都跟着吉达希走了。妇女們哄着孩子，不許他們哭鬧，男人們說話都压低了嗓音。只留下了几个眼力好的人在濱海的丛林里担任監視。阿科也是其中的一个。奇怪：他倒不覺得可怕，只覺得好奇，要知道这是从山頂上也看不見的呀。它隱藏在世界的边緣那边，就是夜里太阳在那儿隱藏的地方。也許，这是死人的灵魂从地下王国乘了船来拜訪島上的居民了吧？如果大船上走动着的这些不是死人的鬼魂，那末就是活的人了。那么